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二）《仲尼曰》譯注（1）*

戶內俊介 野原將揮 海老根量介 宮島和也 宮內駿

參考文獻

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編 2022.《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二）》，上海：中西書局。

抱小 2022.《安大簡〈仲尼曰〉小札一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22 年 9 月 6 日。

陳劍 2019.《釋上博竹書〈昭王毀室〉的“幸”字》，《戰國竹書論集》，134-14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原載：中國文字學會、河北大學漢字研究中心編《漢字研究》第 1 輯，2005 年，北京：學苑出版社）。

陳民鎮 2022.《論安大簡〈仲尼曰〉的性質與編纂》，《中國文化研究》2022 年冬之卷：58－72。

陳民鎮 2023.《安大簡〈仲尼曰〉補說》，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編《戰國文字研究》第 7 輯：42－53，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原載：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網站，2022 年 9 月 5 日）。

陳偉武 2018.《出土戰國文獻字詞集釋》，北京：中華書局。

方翔 2023.《安大簡〈仲尼曰〉札記三則》，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編《戰國文字研究》第 7 輯：59－65，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

宮島和也 2022.《再論秦文字系統中的「於」—試談秦與六國書面語的接觸影響秦文字書寫的一例》，《岩田禮教授榮休紀念論文集》編輯組編《岩田禮教授榮休紀念論文集》:151－164，東京：日本言語地理學會。

侯乃峰 2022a.《讀安大簡（二）〈仲尼曰〉札記》，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22 年 8 月 20 日。

侯乃峰 2022b.《安大簡（二）〈仲尼曰〉補札一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22 年 8 月 20 日。

李家浩 1999.《讀郭店楚墓竹簡瑣議》，《中國哲學》第二十輯：339-358。

李家浩 2002.《戰國官印考釋兩篇》，《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李家浩卷》，141-147，2002 年，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原載：《于省吾教授百年誕辰紀念文集》，1996 年，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

李零 1999.《郭店楚簡校讀記》，《道家文化研究》第 17 輯：455-542。

劉嘉文 2022.《〈安大簡（二）·仲尼曰〉簡 5“堇”字釋讀》，武漢大學簡帛網，2022 年 10 月 12 日。

劉信芳 2022.《安大簡〈仲尼之耑訴〉釋讀（五～八）》，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22 年 9 月 27 日。

孟躍龍 2022.《安大簡〈仲尼曰〉簡 5、6“堇”字試釋》，武漢大學簡帛網，2022 年 8 月

* 本文是根據在《楚系文字資料研究班》的討論基礎上編寫而成的。本文爲 JSPS KAKENHI(Grant Number 23K12160、23H00625、22K13105、國家社会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出土文獻與商周至兩漢漢語上古音演變史研究》(項目號:22&ZD301)、以及令和 5 年度安倍能成記念教育基金學術研究助成金的部分成果。

25 日。
饒宗頤主編 2012.《上博藏戰國楚竹書字匯》，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
單育辰 2014.《楚地戰國簡帛與傳世文獻對讀之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單育辰 2023.《安大簡〈仲尼曰〉札記三則》，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編《戰國文字研究》第 7 輯：27－31，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原載：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網站，2022 年 8 月 19 日）。
尚賢 2022.《據安大簡〈仲尼曰〉用“堇”爲“隱”說〈周易〉的“利艱貞”和〈老子〉的“勤能行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22 年 9 月 5 日。
史傑鵬 2022.《安大簡〈仲尼說〉中的四個“堇”字試釋》，“梁惠王的雲夢之澤”微信公眾號，2022 年 8 月 24 日。
滕壬生 2008.《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
王挺斌 2022.《安大簡〈仲尼曰〉“古之學者自爲”小議》，武漢大學簡帛網，2022 年 9 月 9 日。
王勇 2023a.《安大簡〈仲尼曰〉臆解數則》，武漢大學簡帛網，2023 年 5 月 16 日。
王勇 2023b.《安大簡〈仲尼曰〉再讀》，武漢大學簡帛網，2023 年 6 月 14 日。
魏逸暄 2023.《安大簡〈仲尼曰〉所見孔子言行觀——兼與傳世文獻互證》,《北方論叢》2023 年第 2 期：28-34。
吳銘 2022.《安大簡〈仲尼曰〉“堇”字訓詁之我見》，“吳銘訓詁札記”微信公眾號，2022 年 8 月 26 日。
徐在國 2022a.《安大簡二〈仲尼〉1－2 簡疏證》，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編《戰國文字研究》第 5 輯：16－23，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
徐在國 2022b.《談安大簡〈仲尼〉的“造趎”“蹎跋”》，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網站，2022 年 8 月 17 日。
徐在國、顧王樂 2022.《安徽大学藏戰國竹簡〈仲尼〉篇初探》,《文物》2022 年第 3 期：75－79。
楊蒙生 2023.《讀安大簡第二冊〈仲尼曰〉叢札》，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編《戰國文字研究》第 7 輯：32－35，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原載：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網站，2022 年 8 月 19 日）。
周翔 2022.《從安大簡〈仲尼曰〉談孔子語錄類文本的相關問題》,《中國文化研究》2022 年冬之卷：73-81。
周翔、鄭玉茹 2022.《安大簡〈仲尼曰〉所見孔子思想類型淺議》,《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22 年第 4 期：6-12。
【日文】
石川忠久編 1998.《新釋漢文大系 111 詩経中》，東京：明治書院。
大西克也 1988.《上古中國語の否定詞「弗」「不」の使い分けについて：批判説の再檢討》,《日本中國學會報》第 40 集：232－246。
宮本徹・松江崇 2019.《漢文の讀み方：原典解讀の基礎》，東京：放送大學教育振興會。
【歐文】
Baxter, William H. and Laurent Sagart. 2014. *Old Chinese: A New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chuessler, Axel.2009. *Minimal Old Chinese and Later Han Chinese: A Companion to Grammata Serica Recens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體例

- 本文爲安大簡《仲尼曰》的釋文（包括原文、訓讀、日文和注釋）。底本爲《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二）》（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編 黃德寬、徐在國主編，中西書局，2022 年）。
- 原文（簡文）不分篇章。爲求方便，根據“仲尼”之言說分成 26 章。本文是其前面一半部分（第一章到第十五章）。
- □表示殘缺一個字；原文中不存在的字，能補充的字以[]表示；訛化字、誤寫字以<>表示。
- 通假、訓讀等換讀用（）表示。
- 本文主要使用 Schuessler（2009）的上古音擬音。

原文

【第一章】

中（仲）尼曰：“芋（華）蘩（繁）而實𡍮（厚）天▬。言多而行不足人▬。”

【第二章】

中（仲）尼曰：“今<於>人不訐（信）亓（其）所貴而訐（信）其所戉（賤）。寺（詩）曰：‘皮（彼）求我，若不我【第 1 號簡】旻（得）。墊（執）我𠫓=（仇仇），亦不我力▬。’”

【第三章】

中（仲）尼曰：“𡗗=（君子）𣲖（溺）於言，少（小）人𣲖（溺）於水。”

【第四章】

中（仲）尼曰：“去身（仁）亞（惡）虐（乎）成名。造𨑨（趀）、逌（顛）遹（跋）必於此▬。”

【第五章】

中（仲）尼曰：“[直]【第 2 號簡】才（哉），叓（史）魚。邦又（有）道，女（如）矢。邦亡（無）道，女（如）矢▬。”

【第六章】

中（仲）尼曰：“𠊛（伊）諿=（諿諿—咠咠）而𡉚（禹）𢆶=（𢆶𢆶—絲絲），㠯（以）𦃃（治）天下。未𥂕（聞）多言而𢘓（仁）者▬。”

【第七章】

中（仲）尼曰：“君子所𢘓（慎），必才（在）【第 3 號簡】人𢆶=（之所）不𥂕（聞）與人𢆶=（之所）不見▬。”

【第八章】

中（仲）尼曰：“君子之臭（擇）人𦃃（勞），丌（其）甬（用）之𤸫（逸）。尖=（小人）之臭（擇）人𤸫（逸），丌（其）甬（用）之𦃃（勞）。”

【第九章】

中（仲）尼曰：“韋（回），女（汝）𢦏（幸），女（如）有𢘓（過）【第 4 號簡】，人不堇（隱）女=（汝，汝）能自改▬。賜，女（汝）不𢦏（幸），女（如）又（有）𢘓（過），人弗疾也▬。”

【第十章】

中（仲）尼曰：“弟子，女（汝）出也，十指=（手指）女（汝），十貝=（目視）女=（汝，汝）於（烏）敢爲不【第 5 號簡】善虐（乎）▬。害（蓋）君子𢘓（慎）𠬝（其）蜀（獨）也▬。”

【第十一章】
中（仲）尼曰：“息（仁）而不惠於我，虐（吾）不堇（隱）丌（其）息（仁）▃。不息（仁）不<而>惠於我，虐（吾）不堇（隱）𠂤（其）不息（仁）▃。”
【第十二章】
中（仲）尼【第 6 號簡】曰：“晏坪（平）中（仲）善交才（哉），舊虐（狎）而長敬▃。”
【第十三章】
中（仲）尼曰：“古之學者自爲▃，含（今）之學[者]爲人▃。”
【第十四章】
中（仲）尼曰：“古者亞（惡）佻（盜）而弗殺，含（今）者弗【第 7 號簡】亞（惡）而殺之▃。”
【第十五章】
中（仲）尼曰：“君子見善𠂤（以）思，見不善𠂤（以）戒▃。”【第 8 號簡】

訓讀
【第一章】
仲尼曰く:「華繁くして實厚きは天なり。言多くして行い足らざるは人なり」と。
【第二章】
仲尼曰く:「(今) 人は其の貴とき所を信ぜずして、その賤しき所を信ず。詩に曰く:「彼、我を求むるも、我を得ざるが若し。我を執えること仇仇たり、亦た我を力(もち)いず」と」と。
【第三章】
仲尼曰く:「君子は言に溺れ、小人は水に溺る」と。
【第四章】
仲尼曰く:「仁を去らば、惡にか名を成さん。造趍、顚跋にも必ず此に於いてす」と。
【第五章】
仲尼曰く:「直なるかな、史魚。邦に道有るときは、矢の如し。邦に道無きときも、矢の如し」と。
【第六章】
仲尼曰く:「伊は貸貸にして禹は絲絲、以て天下を治む。未だ多言にして仁なる者を聞かず」と。
【第七章】
仲尼曰く:「君子の慎む所は、必ず人の聞かざる所と人の見ざる所とに在り」と。
【第八章】
仲尼曰く:「君子の人を擇ぶや勞、其の之を用うるや逸。小人の人を擇ぶや逸、其の之を用うるや勞」と。
【第九章】
仲尼曰く:「回よ、汝幸有り。如し過有らば、人汝を隱さず、汝能く自ら改む。賜よ、汝幸ならず。如し過有らば、人疾(そし)らず」と。
【第十章】
仲尼曰く:「弟子よ、汝出ずれば、十指汝を指さし、十目汝を視る。汝烏くんぞ敢えて不

善を爲さんや。蓋し君子其の獨を慎む」と。
【第十一章】
仲尼曰く:「仁にして我に惠まざれば、吾其の仁を隱さず。不仁にして我に惠まば、吾其の不仁を隱さず」と。
【第十二章】
仲尼曰く:「晏平仲は善く交わるかな。舊しく狎るるも長く敬う」と。
【第十三章】
仲尼曰く:「古の學者は自らの爲にし、今の學［者］は人の爲にす」と。
【第十四章】
仲尼曰く:「古は盜を惡しとするも殺さず、今は惡しとせずして之を殺す」と。
【第十五章】
仲尼曰く:「君子は善を見て以て思い、不善を見て以て戒む」と。

日文
【第一章】
仲尼が言った、「草木の花が盛んに咲き、実がたくさん実るのが天（自然の摂理）である。言葉だけが多くて、行いが伴わないのが人（人の性）である」と。
【第二章】
仲尼が言った、「(今の）人は重視するべきものを信じないで、卑しむべきものを信じる。『詩』につぎのようにある:「彼（王）が私を求めたときは、私を得られないことを恐れるかのように求める。ところが、一度私を得ると私を仇のように扱って、信頼せず任用しなかった」と」と。
【第三章】
仲尼が言った、「君子はことばに溺れ、小人は水に溺れる」と。
【第四章】
仲尼が言った、「仁から離れて、どうして名を挙げることができるだろうか。慌ただしい時であっても、躓くような時でも仁から離れるようなことは絶対にない」と。
【第五章】
仲尼が言った、「まっすぐだな、史魚は。国に道があるときは、矢のようだ。国に道がないときも、矢のようだ」と。
【第六章】
仲尼が言った、「伊尹はひそひそと話して禹は口数わずかばかり、そのようにして天下を治めた。口数が多くて仁である人を聞いたことがない」と。
【第七章】
仲尼が言った、「君子が慎むのは、必ず人が聞いていないところや人が見ていないところにあるのだ」と。
【第八章】
仲尼が言った、「君子は人を選抜するのに労力を費やし、その人を用いるのには気楽である。小人は人を選抜するのに気楽であり、その人を用いるのに労力を費やす」と。
【第九章】
仲尼が言った、「顔回よ、お前は幸せ者だ。もしお前に過ちがあれば、人はお前をかばい立てすることがなく、お前は自分で自分の過ちを正すことができるのだから。子貢よ、お前は不幸だ。もしお前に誤りがあっても、人はお前を非難しないのだから（お

前は自分で自分の過ちを改め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と。

【第十章】

仲尼が言った、「弟子たちよ、お前たちが外に出れば、多くの指がお前たちを指さし、多くの目がお前たちに目を向ける。お前たちはどうして不善な行いをできようか。これは君子たる者が一人でいることに注意を払うということであろう」と。

【第十一章】

仲尼が言った、「その人が仁であるのに私に恩恵を施さないならば、私はその人が仁であることを隠し立てしない。その人が不仁であるのに私に恩恵を施すならば、私はその人が不仁であることを隠し立てしない」と。

【第十二章】

仲尼が言った、「晏平仲は人と交際するのが上手い。親しくなってもずっと（相手を）敬っている」と。

【第十三章】

仲尼が言った、「昔の学者は自分のためにした。今の学者は他人（に見せびらかすため）にしている」と。

【第十四章】

仲尼が言った、「昔は窃盗を悪いものであるとしたが（盗人を）殺さなかった。しかし今は窃盗を悪いものであるとせずに殺してしまう」と。

【第十五章】

仲尼が言った、「立派な人物は善い（人や行い）を見ると（そうなりたいと）思慕し、善くない（人や行い）を見ると自分の戒めとする」と。

【第一章】

中（仲）尼①曰：“芋（華）蘩（繁）而實  （厚）②天▃。言多而行不足人③▃。”

仲尼曰く：「華繁くして實厚きは天なり。言多くして行い足らざるは人なり」と。

仲尼が言った、「草木の花が盛んに咲き、実がたくさん実るのが天（自然の摂理）である。言葉だけが多くて、行いが伴わないのが人（人の性）である」と。

① 中尼

“中”爲“仲”，“仲尼”是孔子。在其他楚簡中也有提到孔子的言論，不過一般將“孔子”稱爲“孔子”或“子”，幾乎没有稱爲“仲尼”的文獻。[1]

②

整理者將該字隸定爲“”，也指出：“實，果實。，从土从厚，其厚旁與《清華二・繫年》簡九一、《清華五・厚夫》簡一三背‘厚’寫法相同。《說文》厚字古文作，从土。此簡‘’贅加‘土’，與‘厚’字古文同例，當是‘厚’之繁體。”據圖版，本文隸定爲“”。

“（厚）”爲多意，整理者也指出：“厚，多。《周禮・考工記・弓人》：‘厚其液，而節其帑。’鄭玄注：‘厚，猶多也。’‘實厚’即‘實多’。”

另外，還有些不同意見。譬如，魏逸暄（2023：29）把“（厚）”隸定爲从石生的字，而讀爲“省（減少、簡約）”。[2]

根據上下文，本文讀爲“厚”，訓爲“多”。

③ 芋（華）蘩（繁）而實（厚）天▃言多而行不足人

● “芋（華）”：

據《說文》，“芋”是由“于”得聲的字。此字在楚簡中一般表示“華”。譬如，在上博簡《孔子詩論》第 9 號簡、《逸詩》第 2 號簡、《競公瘧》第 9 號簡等。“于”和“華”的上古音都是匣母魚部合口，可通。

● “蘩（繁）”：

原文作  。从艸每省形。[3]網友“潘燈”指出此字似乎跟楚文字“襄”有相通之處（“安大簡《仲尼曰》初讀”下的跟帖，第 1 樓，2022 年 3 月 31 日）。

“繁”聲字有不少異體字，請看下表 1:

表 1.“繁”“蘩”的異體字

圖 1	圖 2	圖 3	圖 4	圖 5
				
安大簡・仲尼 1	包山 90	包山 90	清華簡・邦政 8	清華簡・邦道 7

[1] 參看徐在国（2022a：75）。

[2] 網友“藤本思源”也提出相似意見（“安大簡《仲尼曰》初讀”下的跟帖，第 7 樓，2022 年 4 月 18 日）。在本文中提到的“‘安大簡《仲尼曰》初讀’下的跟帖”，請參看如下网址（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727&extra=&page=1）。

[3] 楊蒙生（2022:32-25）認爲此字的中心部分像“來”字。

安大簡的“蘩”（圖 1）跟圖 2-圖 5 的字形稍微不同。前者似乎沒有“每”字的下半部分。以下是甲骨文、金文、郭店《語叢》、上博簡《子羔》的“每”字：

表 2.“每”

圖 6	圖 7	圖 8	圖 9
			
合集 27987	殷周 4261	上博・吳命 8	上博・凡物甲 15

比較以上“每”字可知，安大簡的“蘩”字（圖 1）應該是从“每”省形（省略了“每”字的下半部分）。

- “中（仲）尼曰：芋（華）蘩（繁）而實厚（厚），天”：
  這句話跟《大戴禮記・曾子疾病篇》、《說苑・敬慎》對應，請看下表 3:

表 3. 《大戴禮記》、《說苑》比較

	A	B	C
大戴礼記	**曾子**曰	夫華繁而實**寡**者天也，	言多而行**寡**者人**也**。
說苑	**曾子**曰	夫華多實**少**者天也，	言多行**少**者，人**也**。
安大簡	**中（仲）尼**曰	芋（華）蘩（繁）而實厚**（厚）**，天。	言多而行**不足**，人。

在《大戴禮記》和《說苑》裏，說這句話的是“曾子”，安大簡中爲“仲尼”（表 3A）。

《大戴禮記》和《說苑》還作“實寡者”、“實少者”，安大簡作“實厚（厚）”。《大戴禮記》、《說苑》和《安大簡》意思完全相反（表 3B）。

據此，徐在國、顧王樂（2022：77）認爲《大戴禮記》和《說苑》“妄改”了原文，安大簡的“實厚（厚）”是與原貌接近。整理者也指出：“曾子是孔子學生，據簡文，上引曾子語當本孔子。”另外，網友“激流震川 2.0”也指出“…那麼安大簡的書手很可能在抄寫中漏抄了一個‘不’字，原文很可能本作‘芋（華）蘩（繁）而實[不]厚，天；言多而行不足，人’。”（“安大簡《仲尼曰》初讀”下的跟帖，第 6 樓，2022 年 4 月 14 日）。但是，我們認爲簡文不一定是《大戴禮記》和《說苑》的原本，當時應該存在著些幾種不同的版本，有可能這三種不同的記載來源於不同的版本。

關於表 3C 的部分，雖然分別使用不同的詞彙（安大簡也沒有“也”字），但是在意義上沒有很大的區別。傳世文獻和安大簡的句子大概表達的意思如下：[4]

傳世文獻：“花開繁盛而果實也**少**，這是天變化的規律。**同樣**，說話的多而做的少，是人爲造成的。”

安大簡：“花開繁盛而果實也**多**，這是天變化的規律。**與此不同**，說話的多而做的少，是人爲造成的。”

[4] 在翻譯過程中，我們參考了徐在國、顧王樂（2022）的翻譯。

【第二章】

中（仲）尼曰：“今<於>人不訐（信）①亓（其）②所貴而訐（信）其所戉（賤）③。寺（詩）曰：‘皮（彼）求我，若不我㝵（得）。墊（執）我厭=（仇仇），亦不我力④▬。”

仲尼曰く：「（今）人は其の貴とき所を信ぜずして、その賤しき所を信ず。詩に曰く：「彼、我を求むるも、我を得ざるが若し。我を執えること仇仇たり、亦た我を力（もち）いず」と」と。

仲尼が言った、「（今の）人は重視するべきものを信じないで、卑しむべきものを信じる。『詩』につぎのようにある：「彼（王）が私を求めたときは、私を得られないことを恐れるかのように求める。ところが、一度私を得ると私を仇のように扱って、信頼せず任用しなかった」と」と。

① 整理者隸定爲“信”。本文隸定爲“訐”。

② 亓

整理者隸定爲“其”。在這個句子中出現兩次“其”字。其中，第一個字作“亓”，後面第二個字作“其”。如“不訐（信）亓（其）所貴而訐（信）其所戉（戔）”。在安大簡《仲尼》中有不少同樣的現象，這個現象是否跟“避複”現象有關係，待考。

③ 中（仲）尼曰於人不訐（信）亓（其）所貴而訐（信）其所戉（賤）

● 戉（賤）



整理者隸定爲“戔”，本文隸定爲“戉”。“戉”無疑是“戔”的異體字。楚文字一般左右排列，如（戔：清華・繫年 110）、（践：清華・吳命 8）、（賤：上博・緇衣 10）而秦文字上下排列，如（賤：睡虎地・秦律 121）。







根據上下文，本文從整理者讀爲“賤”。

● 於人不訐（信）亓（其）所貴而訐（信）其所戉（賤）

如整理者指出，這句話跟今本《禮記・緇衣》、郭店簡《禮記・緇衣》17-18 號簡、上博簡《緇衣》10 號簡有對應關係：

表 4.《禮記》、郭店簡、上博簡比較

	A	B
《禮記・緇衣》	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	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
郭店《緇衣》	大人不新（親）亓（其）所臤（賢）而信亓（其）所戉（賤）。	教此㠯（以）遊（失），民此㠯（以）綾（紛/煩）。民此㠯（以）綾（紛/煩）。
上博《緇衣》	大人不𦥑（親）亓（其）所𣪘（賢）而信亓（其）所戉（賤）。	𡗗（教）此㠯（以）遊（失），民此㠯（以）綾（紛/煩）。
安大簡《仲尼曰》	今<於>人不訐（信）亓（其）所貴而訐（信）其所戉（賤）。	



只有安大簡沒有後面部分“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表 4B）。

另外，安大簡在開頭的部分附加一個“今<於>”字（表 4A）。徐在國（2022a：17）指出，“於”大概是“對”或“對於”之義。或是“感嘆詞”。但是，如網友“汗天山”所指出，此字該是“今”字，他還指出“原釋文將‘今’字形釋爲‘於’，如果不是偶然疏忽，則有可能認爲此字是‘於’的訛寫，‘於人不信其所貴，而信其所戔（賤）’當然也可以講通。”（“安大簡《仲尼曰》初讀”下的跟帖，第 45 樓，2022 年 8 月 23 日）。舉圖板，本文將此字隸定為“今”。雖然目前還不能排除訛寫的可能性，但是本文暫時從網友“汗天山”的意見。[5]

今本、郭店、上博簡分別使用兩種動詞“親”和“信”，而安大簡只使用“信”一個字（表 4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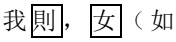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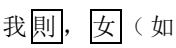
今本、郭店、上博簡“賢”與“賤”構成對句，而安大簡“貴”與“賤”構成對句。從古文獻的例子來看，“賢賤”幾乎沒有，而“貴賤”的例子不勝枚舉。

本文把這句話解釋爲“人不信任該重視的事，而信任該鄙視的事。”

④ 寺（詩）曰皮（彼）求我若不我旻（得）墊（執）我厲=（仇仇）亦不我力

在今本《禮記・緇衣》、郭店、上博簡的《緇衣》裏有相同的句子，請看表 5:

表 5.《詩經》、《禮記》、郭店簡、上博簡比較

《詩經・正月》	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禮記・緇衣》	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郭店《緇衣》	皮（彼）求我則，女（如）不我旻（得）。執我  =（仇仇），亦不我力
上博簡《緇衣》	皮（彼）求我則，女（如）不我旻（得）。執我  =（仇仇），亦不我力
安大簡《仲尼曰》	皮（彼）求我□，若不我旻（得），墊（執）我  =（仇仇），亦不我力

從表 5 可知，安大簡沒有“則”字，在其他版本中的“如”或“女”字在安大簡中作“若”。有趣的是，與今本“仇”對應的有“”、“”、“”等字。

● 則

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認爲“則”該是句末語氣詞。是因爲鄭箋沒有給“則”字加注，如：“彼，彼王也。王之始徵求我，如恐不得我。言其禮命之繁多。”朱熹集註把“則”解釋爲“法則”。同樣，《新釋漢文大系・詩經》訓讀爲“彼，我が則を求むれば”，翻譯爲“あの君主は、わたしが（政治の顧問となり、）良い模範を示すようにと頼み込んできたが…”。

從押韻的角度來看，在今本《詩經・正月》裏“特”、“克”、“力”跟“則”似乎押韻。都屬於上古的職部（*-ək）：

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扤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詩經・正月》）

安大簡中沒有“則”字，暫時不必要考慮“則”的意思。

[5] 也可參看網友“潘燈”（“安大簡《仲尼曰》初讀”下的跟帖，第 46 樓，2022 年 8 月 23 日）。

- 厥=（仇仇） 

整理者指出該字也出現在《古璽彙編》（  5590）和包山楚簡（154 號簡），認爲是“厥”的異體字。徐在國（2022a：18）列出了在金文、曾侯乙墓中出現的“厥”字。李家浩（2002:144-147）也指出“厥”字該从“食”（包山楚簡 176  、包山楚簡 61  （九聲？））[6]。

因爲這一句跟《毛詩》的“仇仇”、郭店楚簡“  ”、上博簡《緇衣》“/  ”有對應關係，所以該字音也可能表示相當於見母幽部的詞（上博簡的不是各聲，是咎聲。咎的上古音是*[g](r)u?）。加之，表“仇”的字也在清華簡《耆夜》6 號簡中出現，如“  戟（仇）戲（讎）”。還有，今本《禮記・緇衣》“君子好逑”，在郭店楚簡《緇衣》作“君子好”。“”表示“逑”。《說文》還收錄“厥”的古文“”，該字說解爲“九聲”。這些字都屬於上古的見母幽部字。[7]

安大簡的“厥=”也與今本一樣表示“仇仇”。

- 亦不我力

鄭箋加注爲“亦不問我在位之功力”，馬瑞辰加注爲“不我力即不我用”。本文採用馬瑞辰的解釋，讀爲“當他（王）尋找我時，他彷彿擔心得不到我。但他一旦得到了我，他就把我當成了復仇者一樣，不任用我（不信任我）。”

【第三章】

中（仲）尼曰：“=（君子）  （溺）①於言，少（小）人（溺）於水②。”

仲尼曰く：「君子は言に溺れ、小人は水に溺る」と。

仲尼が言った、「君子はことばに溺れ、小人は水に溺れる」と。

---

[6] 李家浩（2002：144-147）：“‘’从‘广’从‘’。文字學家指出，‘厥’是形聲字，从‘广’从‘’聲，‘’是‘簋’的古文。从表面上看，‘’與‘’形音都不相同，‘’不可能是‘厥’字。不過這裏有一個情況應當注意，那就是朱先生在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中指出的，‘在楚國文字裏，厥字往往寫作从食’，並且列舉了楚卲王簋和曾侯乙墓竹簡的‘厥’字爲例。我們把卲王簋的‘厥’字轉引在這裏作爲代表：金文篇 301”。

[7] 有關字的上古音分別是“九”*[k]u?、“仇”*[g](r)u、“逑”*g(r)u、“厥”*[k]^{w}u(?)-s（這些擬音是 Baxter and Sagart (2014)的擬音）。

① 𣲘

整理者隸定爲“溺”。據圖版，本文作“𣲘”。

② 𡍮=（君子）𣲘（溺）於言，少（小）人𣲘（溺）於水

這句話跟今本《禮記・緇衣》“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對應。整理者也引用《緇衣》，認爲：“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也。夫水今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

今本《禮記》作“君子～，小人～”，安大簡作“小人～，君子～”，兩個句子排列順序不同。就這個問題，整理者引用《玉篇・水部》“休：奴的切。孔子曰君子休於日<口>，小人休於水。今作溺”，指出《玉篇》和安大簡的順序相同。

另外，今本《禮記》作“口”，安大簡作“言”（《玉篇》的“日”該是“口”）。《說文》給“言”說解爲“直言曰言，論難曰語。”我們還不能確定安大簡的“言”是否表示《說文》所注的“直言”。

【第四章】

中（仲）尼曰：“去身（仁）亞（惡）①虖（乎）成名。造趮（趍）、遧（顛）遶（跋）必於此②▃。”

仲尼曰く：「仁を去らば、惡にか名を成さん。造趍、顛跋にも必ず此に於いてす」と。

仲尼が言った、「仁から離れて、どうして名を挙げることができるだろうか。慌ただしい時であっても、躓くような時でも仁から離れるようなことは絶対にない」と。

① 

該字中間寫了一個“千”字。同樣的字也出現在上博楚簡《孔子詩論》8 號簡、《昔者君老》3 號簡、包山楚簡 2.122 號簡。因爲，該字的前文已提到跟“仁”有關的，所以有可能加了一個千字（“仁”跟“千”有諧聲關係）。

② 中（仲）尼曰去身亞虖成名造趮遧遶必於此

這條簡文跟《論語・里仁》“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對應。整理者也引用《穀梁傳・僖公二十三年》“何休曰…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穀梁傳》也沒有《論語》中的“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如表 6。

表 6.《論語》、《穀梁傳》比較

	A	B	C	D	E
《論語》	君子去仁	惡乎成名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	造次必於是	顛沛必於是
《穀梁伝》	君子去仁	惡乎成名	—	造次必於是	顛沛必於是
《安大簡》	去身	亞虖成名	—	造趮、遧遶	必於此

安大簡沒有開頭的“君子”（表 6A），“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的這兩個句子寫成“造遰、遑遹必於此”。難以判斷原文是兩個句子構成的還是一個句子構成的。

- 造遰、遑遹必於此

以下是其他版本的記載：

表 7.《論語》、《穀梁傳》比較

《論語》	造次	必於是	顛沛	必於是
《穀梁傳》	造次	必於是	顛沛	必於是
《安大簡》	造遰		遑遹	必於此

《論語》和《穀梁傳》的“造次”“顛沛”，《安大簡》分別寫成“造遰”和“遑遹”。

徐在國（2022b）舉郭店楚簡《性自命出》44 號簡的  字。在郭店中，該字表示“節”，還引用《廣雅・釋詁》“造，猝也”，認爲“造”的意思是“倉卒，突然”之義。另外，《玉篇》“猝，…言倉猝暴疾。”

就安大簡的“遰”，整理者引用段注“趚：倉卒也。…‘造次必於是。’‘造次’，馬云急遽也。鄭云倉卒也。然則‘次’者，‘趚’之假借字。錢氏大昕說。…讀若資”，認爲安大簡的“遰”的聲符“即”和“次（資）、“趚”可通。

另外，《周易・夬》“其行次且”，《經典釋文・周易音義》作“次，本作‘趦’或作‘趑’，《說文》及鄭作‘趚’。七私反…說文倉卒也”。[8]

“遰（即）”、“次（資）”、“趚（姊）”的上古音分別是“遰（即）”*[ts]ik、“次（資）”*[s-ɳ]i[j]-s（資*tsij）、“趚（姊）”**[ts]^{h}[i]jʔ（姊*[ts][i]jʔ）。[9]“即”的上古音韻母有點複雜。它一方面跟真部有密切關係，另一方面跟職部有關係。如在《詩經》中，與“室”（《東方之日》）、“密”（《公龍》）等真部字押韻，也作爲真部“節”的聲符。相反，在秦簡中“節”也可表示“即”。“即”的中古音是職韻，即-k 韻尾。在安大簡中，“即”可表示相當於真部的詞。在《仲尼曰》第 11 號簡中，“即”似乎表示“叔齊”之“齊”，如：“白（伯）昷（夷）、弔（叔）即（齊）死於首昜（陽）”。可見，至少在安大簡《仲尼曰》中，“即”字可能表示真部的词。

本文把“造遰（趚）”讀爲“倉卒”義。

就“遑遹”之“遑”字，整理者引用段注“顛：…論語顛沛，馬注曰：僵仆也，離騷注曰。自上下曰顛。廣雅曰：顛，末也”，“蹎：跋也。經傳多叚借顛字爲之”，認爲“遑”讀爲“顛”或“蹎（蹎跋）”。徐在國（2022b）列出了表“顛”的楚文字：

表 8.表“顛”的字

	
上博三・周易 24 曰△（顛）遑（覆）	上博七・鄭甲 4 △（顛）遑（覆）天下之豐（禮）

這兩個字都是真聲字，該屬於上古的真部。與此不同，安大簡的“遑”是由“貞”得聲的耕

[8] 徐在國（2022b）。

[9] Baxter and Sagart（2014）。

部字。這應該是真耕通用的例子。

關於“逌遹”之“遹”字，《論語》和《穀梁傳》作“沛”。整理者根據段注“沛：…今字爲顛沛，跋之假借也。大雅蕩傳曰沛，拔也是也。拔當作跋”，把“遹”讀爲“跋”，認爲“遹”之聲符“番”、“沛”、“跋”讀音較近可通(遹（番）*p^{h}ar、沛*ph^{ʕ}[a][t]-s、跋*b^{ʕ}[a]t)。

本文把“造趩”讀爲“倉卒”，“逌遹”讀爲“顛沛”。“去身（仁）亞（惡）虖（乎）成名造趩（趚）逌（顛）遹（跋）必於此”，這句話意思是“離開仁，如何成名？即使我們再忙碌的時候，即使在我們跌跌撞撞的時候，也不會離開仁的。”

【第五章】

中（仲）尼曰：“[直]①才（哉），叟（史）魚。邦又（有）道，女（如）矢。邦亡（無）道，女（如）矢②▂。”

仲尼曰く：「直なるかな、史魚。邦に道有るときは、矢の如し。邦に道無きときも、矢の如し」と。
仲尼が言った、「まっすぐだな、史魚は。国に道があるときは、矢のようだ。国に道がないときも、矢のようだ」と。

① [直]

第 2 號簡末端殘缺，與其他簡比較，估計有一字缺。整理者根據此條簡文和《論語・衛靈公》的對應關係，補“直”字。

② [直]才（哉），叟（史）魚。邦又（有）道，女（如）矢。邦亡（無）道，女（如）矢

如整理者指出，此條簡文可對照《論語・衛靈公》：“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可見，前半部分和簡文一致，而後半部分不見。關於“史魚”，整理者舉何晏《論語集解》引孔安國曰：“衛大夫史鰌。”至於簡文的意思，整理者舉何晏《集解》引孔安國曰：“有道無道，行直如矢，言不曲。”邢昺疏：“‘直哉，史魚’者，美史魚之行正直也。‘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者，此其直之行也。矢，箭也。史鰌之德，其性惟直。國之有道無道，行直如箭，言不隨世變曲也。”

【第六章】

中（仲）尼曰：“𠂤（伊）①諆＝（諆諆—昳昳）而垂（禹）𢆶＝（𢆶𢆶—絲絲）②，𠂤（以）紒（治）天下。未䎽（聞）多言③而息（仁）④者▂。”

仲尼曰く：「伊は昳昳にして禹は絲絲、以て天下を治む。未だ多言にして仁なる者を聞かず」と。
仲尼が言った、「伊尹はひそひそと話して禹は口数わずかばかり、そのようにして天下を治めた。口数が多くて仁である人を聞いたことがない」と。

① 𠂤（伊）

整理者隸定爲“死”。根據圖版，此字是“死”的左右旁相反的字形，當是“死”字異體。本文將其隸定爲“𠂤”。

整理者指出，“‘死’，讀爲‘伊’，指堯。據《成陽靈臺碑》（見洪适《隸釋》卷一），堯姓‘伊’，所以又稱‘伊堯’（見《潛夫論·五德志》）。‘死’‘伊’二字音近可通。《說文》‘伊’字古文从‘死’聲，即其例證。”網友“激流震川 2.0”贊成此說，還指出上博簡《容成氏》第 26 號簡“伊洛”之“伊”寫作从水、死聲之字。但參考《說文》：“伊，殷聖人阿衡，尹治天下者”，頗疑“伊”指“伊尹”（“安大簡《仲尼曰》初讀”下的跟帖，第 17 樓，2022 年 8 月 20 日）。網友“汗天山”舉兩個理由贊同整理者的看法。其一：古人引述歷史人物，一般按照時間順序從古至今敘述，因此“伊”當非伊尹。其二：伊尹是商湯的輔弼之臣，和下文“以治天下”有矛盾（“安大簡《仲尼曰》初讀”下的跟帖，第 23 樓，2022 年 8 月 21 日）。王寧則指出“稱堯爲陶唐氏、伊耆（祁）氏是漢代才有的說法，先秦無之，所以認爲這個‘死’是堯很可疑。此‘死’疑當讀爲‘契（偰）’”（“安大簡《仲尼曰》初讀”下的跟帖，第 53 樓，2022 年 8 月 29 日）。網友“潘燈”提出將“死”讀爲“啟”的可能性（“安大簡《仲尼曰》初讀”下的跟帖，第 56 樓，2022 年 8 月 30 日）。陳民鎮（2023：43-44）比較諸說，認爲“伊”指伊尹的可能性更大。他舉出甲骨文和《說文》中有將伊尹稱“伊”的例子。他認爲伊尹放太甲而攝政，甚至《春秋經傳集解後序》引古本《竹書紀年》有伊尹自立之說，《說文》認爲伊尹係“尹治天下者”，因此簡文稱他“治天下”不難理解。另外還指出，古書中追述古人時不乏由近及遠之例，簡文中伊尹出現於夏禹之前非無可能。此外，周秦漢指出“堯爲祁姓伊氏”說是漢晉後期附會之說，西漢末之前文獻皆不以“堯”與“伊”關聯，簡文中“伊”爲“堯”的可能性極小（“安大簡《仲尼曰》初讀”下的跟帖，第 79 樓，2022 年 11 月 27 日）。魏逸暄（2023：29）也懷疑“伊堯”之稱只見於漢代文獻，“伊”指伊尹的說法較爲合理。王勇（2023b）則認爲該字當讀爲“棄”。

如諸研究者指出，上博簡《容成氏》第 26 號簡將“伊洛”作“  （）洛”，《說文·人部》：“  ，殷聖人阿衡，尹治天下者。从人从尹。  ，古文伊从古文死。”可見，“死”讀爲“伊”是應該沒問題的。至於“伊”和堯的關係，兩者聯繫起來的說法似乎在東漢以後才出現，簡文“𠂤（伊）”指堯的可能性很小。本文從將其視作伊尹的說法。

② 𠂤（伊）諟＝（諟諟—昰昰）而𡈼（禹）𢆶＝（𢆶𢆶—絲絲）

整理者指出“諟＝”“𢆶＝”分別是“言昰”“言幺（絲）”合文，並“言如昰”“言如絲”的省略說法。整理者引用《說文·口部》：“昰，聶語也”和《說文·耳部》：“聶，附耳私小語也”，認爲“言如昰”“言如絲”都是形容說話的聲音細小，出言緩慢謹慎。整理者所引袁金平則指出，“昰”讀爲“緝”，與下文“絲”互文見義，謂古聖王出言之微，謹慎之至。侯乃峰（2022a）認爲“諟＝”“𢆶＝”不是合文而是重文，分別讀爲“諟諟”“孳孳/孜孜”，“諟諟”是“昰昰”“緝緝”（即說話聲音細小之義），“孳孳/孜孜”即勤勉、不懈怠之貌。網友“激流震川 2.0”根據侯乃峰說指出“死（伊）諟＝”可能是對伊尹勤勉從事的形容，“諟諟”似可讀爲“捷捷”（“安大簡《仲尼曰》初讀”下的跟帖，第 17 樓，2022 年 8 月 20 日）。陳民鎮（2023：44-46）認爲，從與後文“多言”的對立關係來看，“諟＝”“𢆶＝”該表示“少言”“慎言”的意思，並推測這些字從“言”字旁說

明與言語有關，因此將“諨＝”“  ＝”視作“言㠯”“言幺”的合文更爲合理。他主張“㠯”讀爲“戢”，訓爲“收斂”、“約束”之意，至於“”字，根據“幺”聲字與“才”聲字互通，疑讀爲從“才”聲的“裁”，訓爲“減省”、“節制”之意。魏逸暄（2023：30）贊成陳民鎮說。王勇（2023b）也注意到“諨＝”“＝”和“多言”的對立關係，倒認爲分別是“諨諨”“”的重文。關於“”，贊成侯乃峰說讀作“孜孜”，表達“勤勉、不懈怠”之意。至於“諨諨”，王勇指出不當釋爲“聲音細小”，這個詞與“孜孜”表達類似含義，即言“謀謀”，表達不斷謀求之意。

一般來說，合文大多是上下構造，且兩個字共有一些筆劃，而左旁和右旁互相獨立而構成合文的例子是比較少見的。因此，“諨＝”“＝”爲重文的可能性更大。從文意來看，“諨諨”“”應該表達“少言”之意。整理者爲了解釋此條簡文的參考舉出《禮記・緇衣》：“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紼。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慎爾止，不僭于儀。’”侯乃峰（2022a）和陳民鎮（2023：45）則認爲《禮記・緇衣》強調的是“慎言”之意，和本條簡文的旨意有差距。《禮記・緇衣》的內容確實如此，但是把“言如絲”理解爲形容發言微小的樣子是沒問題的，那麼簡文“”也可以理解爲禹的發言“絲絲”，即少言。關於“諨諨”，參照《說文・口部》：“㠯，聶語也”，似乎也可以理解爲描寫發言微小的詞。至於爲何“諨”和“”從言旁，本文推測表示以“㠯㠯”“絲絲”爲形容的行爲與語言有關，即強調發言的樣子係“㠯㠯”“絲絲”。

③ 多言

整理者雖然讀如字，並說“‘多言’，或讀爲‘侈言’，誇大不實之言”。本文認爲讀如字當是。

④  （仁）

整理者讀爲“仁”。整理者所引李家浩則將其讀爲“信”，因爲孔子強調“言而有信”（《論語・學而》）、“言必信”（《論語・子路》）。

確實“言”和“信”常常有關係，但是一般“”當讀爲“仁”。《論語・顏淵》：“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論語・子路》：“剛毅木訥近仁。”可見，少言與“仁”也往往有關係。據此，本文從整理者之說。

【第七章】

中（仲）尼曰：“君子所（慎），必才（在）人=（之所）不（聞）與人=（之所）不見①。”

仲尼曰く：「君子の慎む所は、必ず人の聞かざる所と人の見ざる所とに在り」と。

仲尼が言った、「君子が慎むのは、必ず人が聞いていないところや人が見ていないところにあるのだ」と。

① 君子所（慎），必才（在）人=（之所）不（聞）與人=（之所）不見

整理者舉《禮記・中庸》：“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指出其中“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和本條簡文相近。

《禮記・中庸》的旨意是，因爲人之應當實踐之“道”無論何時不可離開地存在，所以君子對於自己不能聽到、看到或感知的事情都需要維持謹慎態度來面對。至於本條簡文，如果把“人”理解爲“普通人”的話，那麼這意味著“君子謹慎普通人不能見聞之事”，與《禮記・中庸》意思相近。但是如果把“人”理解爲“他人”的話，那麼這意味著“君子對於他人不看和不聽的事情才應該謹慎”，也就是說，簡文的意思恐怕是“君子在他人沒有關注的地方都應該維持謹慎的態度”。本文傾向於後一種解釋。關於此點，周翔（2022：76）指出本條簡文和《禮記・中庸》“不僅動詞不同，對象亦有主客之別，因此文意相關而有細微差異”，本文認爲這應該是對的。

【第八章】

中（仲）尼曰：“君子之臭（擇）①人  （勞），丌（其）甬（用）之  （逸）②。=（小人）③之臭（擇）人（逸），丌（其）甬（用）之（勞）④。”

仲尼曰く：「君子の人を擇ぶや勞、其の之を用うるや逸。小人の人を擇ぶや逸、其の之を用うるや勞」と。

仲尼が言った、「君子は人を選抜するのに労力を費やし、その人を用いるのには気楽である。小人は人を選抜するのに気楽であり、その人を用いるのに労力を費やす」と。

① 臭（擇）

整理者舉《說文・大部》：“臭，大白，澤也。从白，从大。古文以爲澤字”，認爲“臭”是古文“睪”之訛形，當讀爲“擇”。

此說可從。該字在楚簡中一般讀爲從“睪”聲字。

② （逸）

整理者把此字隸定爲“”，讀爲“逸”。

本文根據圖版將此字隸定爲“”。“”所從“”係楚文字的“兔”字形，當讀爲“逸”。

③ =（小人）

楊蒙生（2023：32-33）指出，《仲尼曰》的“小人”在第 2 號簡作“  ”，第 10 號簡作“  ”，第 11 號簡作“  ”，此字則寫作“  ”，楚文字多用“少”爲“小”，簡文“小人”合文中的“少”顯然是借用“人”字來形成的字。

④ 君子之臭（擇）人（勞），丌（其）甬（用）之（逸）。小人之臭（擇）人（逸），丌（其）甬（用）之（勞）

整理者爲了理解此條簡文舉《大戴禮記・主言》：“曾子曰：‘敢問不費不勞，可以爲明乎。’孔子愀然揚麾曰：‘參。女以明主爲勞乎。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政之不中，君之過也。政之既中，令之不行，職事者之罪也。明主奚爲其勞也’”、

《鹽鐵論・刺復》：“故君子勞於求賢，逸於用之，豈云殆哉”作爲參考。周翔、鄭玉茹（2022：9）列舉《墨子・所染》：“故善爲君者，勞於論人，而佚於治官”、《韓非子・難二》：“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荀子・王霸》：“故君人者，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呂氏春秋・士節》：“賢主勞於求人，而佚於治事。”劉信芳（2022）還舉出《大戴禮記・子張問入官》：“夫工女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齎材，賢君良上必自擇左右。是故佚于取人，勞于治事。勞于取人，佚于治事”、《孔子家語・入官》：“夫女子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完材，賢君必自擇左右。勞於取人，佚於治事。”陳民鎮（2022：65-66）除了上述諸例以外還列舉《管子・君臣上》：“論材量能，謀德而舉之，上之道也。專意一心，守職而不勞，下之事也”、《慎子・民雜》：“君臣之道，臣有事而君無事也。君逸樂而臣任勞，臣盡智力，以善其事，而君無與焉，仰成而已”、《鶡冠子・道端》：“明主之治世也，急於求人，弗獨爲也。……君道知人，臣術知事”等例子，並指出此類表述除了見於儒家著作以外還見於墨家和黃老學派或稷下之學關係密切的著作中，應是當時普遍流行的觀念。陳民鎮認爲這些觀念當是戰國時代官僚體制建立、君臣分職理論完善之後的產物，尤其在黃老文獻中君逸臣勞的觀念體現得尤爲明顯，並站在黃老學派興起於齊威王興辦稷下學宮時期的立場上，認爲《仲尼曰》成篇應不早於齊威王時期。

本條簡文論述君子應該努力選拔臣下，而輕鬆地任用這個有能力的人才。諸家所列舉的諸例中，《鹽鐵論・刺復》、《墨子・所染》、《韓非子・難二》、《荀子・王霸》、《呂氏春秋・士節》、《大戴禮記・子張問入官》、《孔子家語・入官》的例子和本條旨意大約一致，但是其他例子倒有一定的差別。《大戴禮記・主言》討論君主將政務託付給優秀的臣下，自己則安逸，而沒有論及選拔臣下。《管子・君臣上》、《慎子・民雜》和《鶡冠子・道端》說道君主的任務是起用優秀人才，臣下的任務則是承擔實務，與本條簡文確有共通之處。但是這些篇似乎更側重於君主和臣下的分工，而本條則更強調君子行爲的（選拔人才和任用這個人才）主體性，兩者之間還是有差別的。

【第九章】

中（仲）尼曰：“韋（回），女（汝）𢦏（幸）①，女（如）②有怹（過），人不堇（隱）③女=（汝，汝）能自改▬。賜，女（汝）不𢦏（幸），女（如）又（有）④怹（過），人弗疾⑤也▬。”

仲尼曰く：「回よ、汝幸有り。如し過有らば、人汝を隱さず、汝能く自ら改む。賜よ、汝幸ならず。如し過有らば、人疾（そし）らず」と。

仲尼が言った、「顏回よ、お前は幸せ者だ。もしお前に過ちがあれば、人はお前をかばい立てすることがなく、お前は自分で自分の過ちを正すことができるのだから。子貢よ、お前は不幸だ。もしお前に誤りがあっても、人はお前を非難しないのだから（お前は自分で自分の過ちを改め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と。

① 

整理者隸定爲“幸”。

同形字“  ”見於上博簡《昭王毀室》簡 3，陳劍將該字分析爲“左從‘倒矢’右‘犬’”，並說“此字可隸定作‘  ’。我們認爲‘’就是‘幸’字”（陳劍 2019:139），可從。另一方面，林素清反對陳說，把此字釋爲“弒”，讀爲當“肯、願”講的“愬”（陳偉武 2018：5178）。林說不可信。

② 女

“女有過”之“女”，整理者讀爲假設連詞之“如”，而陳民鎮（2023a：47）改讀作第二人稱代詞的“汝”。劉信芳（2022）認爲“女有過”不是假設句，改讀爲“汝”。

“汝有”這一搭配在先秦文獻中罕見，而且《論語》、《禮記》等儒家文獻中一個例子都不見。另一方面，“如有”這一搭配在先秦文獻中屢見不鮮，這個“如”可以解釋爲假設連詞，比如“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論語·子路》）因此本文暫時將“女有過”讀爲“如有過”。

③ 堇（隱）

整理者讀爲“謹”，訓謹敕，並把簡文解釋爲“人們對待顏回之‘過’雖不加謹敕，他也會改正”。但關於“堇”的試讀，學者之間多有異說。單育辰（2023：28）讀作“憾”，還認爲：“簡 5 的‘疾’，整理者認爲是憎恨的意思，很正確，而‘疾’與‘堇’文義應有關聯，簡 5‘堇’及簡 6 兩處的‘堇’都應讀爲‘憾’，‘堇’見紐文部，‘憾’匣紐侵部，二者聲紐屬牙喉音，韻部旁轉，古音很近。‘憾’是怨望的意思，正與‘疾’相應。”網友“cbnd”則認爲“堇”與“憾”語音關係並不近，不如直接讀“堇”爲“恨”（“安大簡《仲尼曰》初讀”下的跟帖，第 31 樓，2022 年 8 月 21 日）。網友“tuonan”認爲“堇”可讀爲“靳”，義爲“嘲弄、恥笑”（“安大簡《仲尼曰》初讀”下的跟帖，第 34 樓，2022 年 8 月 21 日）。孟躍龍（2022）讀作“間”，訓作非議，並說“堇”字古音在見母文部，“間（閒）”字古音在見母元部，聲母相同，而文、元兩部相通現象在上古也比較常見。孟氏還將簡文解釋爲“如有過錯，別人也不會非議你”。

史傑鵬（2022）讀作“廑”或“隱”，並說：“‘廑’以‘堇’爲聲符，讀爲‘廑’顯然沒問題。《廣雅·釋言》：‘廑，廕也。’王念孫疏證：《玉篇》亦云：‘廑，蔭也。’蔭與覆同義。……‘廑’在古書中不常用，所以我想，如果讀爲‘隱’可能也行，‘隱’是影母文部字，‘堇’是群母文部字，影母和群母都是喉牙音，韵部又相同。估計有同源關係”。吳銘（2022）反對史說，指出：“史氏大體得其意，在訓詁上有瑕疵。首先，‘廑，廕也’‘廑，蔭也’之訓不見用例，‘人不廑汝’這樣的用法可以成立嗎？得不到文獻證據。其次，‘堇’破讀爲‘隱’無其例。‘隱’與‘堇’的同源關係也證據不足。史氏所憑是王念孫常用的‘平行互證法’，一般是通過兩條平行線上的諸對應點推導出有其他點對應，並不能將兩條線合併爲一。第三，如果其詞真是‘隱’，會用‘堇’字來記錄嗎？我有個鄙陋之見，就是越是常用的詞與其記錄形式之間的羈絆越深，越趨向於專字專用而非本有其字卻臨時假借，無他，手熟耳。‘隱’是常用詞，書者不太可能統一書爲‘堇’，除非有當時當地習慣如此的證明，否則不宜作此設想。”於是，吳氏把“堇”讀作“矜”，訓飾。對此，尚賢（2022）舉很多“堇”字可以讀爲“廑”或“隱”的證據，贊同史說。網友“予一古人”也讀作“隱”，訓隱瞞、掩蓋，並將簡文解釋爲“別人不會隱瞞 / 掩蓋你的過錯（會直接指出你的過錯）”（“安大簡《仲尼曰》初讀”下的跟帖，第 49 樓，2022 年 8 月 26 日）。在史傑鵬、“予一古人”兩位先生發表意見之後，網友“謝亦章”也表示

“相比較而言，……廑，隱藏講，恐更好些”（“安大簡《仲尼曰》初讀”下的跟帖，第66樓，2022年9月2日）。陳民鎮（2023：48－49）舉出了如下兩個理由，並同意讀“隱”之說：“第一，‘堇’與‘隱’古音相近。‘堇’‘隱’相通雖在文獻中尚無實例，但‘堇’屬群母文部，‘隱’屬影母文部，韻部相同，聲紐均爲牙喉音。群母與影母關係密切”；“第二，‘人不堇汝’與‘人弗疾也’當是對立的關係。《仲尼曰》中的許多語句，都包含前後對立的兩個層次，這或是摘編者有意爲之。‘人弗疾也’說的是他人不關注子貢所犯的錯誤，如此一來，子貢可能不會意識到自己的錯誤；而對於顏回，旁人‘不隱’其錯誤，不包庇、不容忍，這樣顏回自然有過必改”。

此外，網友“謝亦章”把“堇”改作“莫”，讀作“難”，訓非議（“安大簡《仲尼曰》初讀”下的跟帖，第48樓，2022年8月26日）。網友“潘燈”讀作“慬”，訓煩惱（“安大簡《仲尼曰》初讀”下的跟帖，第57樓，2022年8月30日）。王勇（2023b）讀作“謹”，解釋爲相當於敦促改正等意。劉嘉文（2022）讀作“謹”，訓作告誡。

本文認爲讀“隱”之說甚是。雖然楚簡多以“  （隩）”、“  （隱）”等字表示“隱”，而且“堇”字與“隱”的通假在文獻中尚無實例，但如尚賢（2022）所述，許多古書顯示兩者的關係密切。除此之外，《說文解字》心部“慤，謹也。从心殼聲”也說明從“堇”之字與從“殼”之字有密切的關係。這應是一個聲訓之例。

④ 又

原文作“  ”，“又”下似乎有飾筆。整理者隸定爲“又”。此外，簡文中讀爲“有”的字還有兩處：第一個在第3號簡中，寫作“  ”，没有添加飾筆；另外一個在第4號簡中，寫作“  （有）”，從“月（肉）”旁。關於“”字，楊蒙生（2023：33）指出，“簡文之中多見爲平衡字形或受類化因素影響、綴加筆畫的情形，……因此釋“又”可信，可理解爲與“肘”字初文混形。此類寫法也作爲偏旁使用，如第13號簡“敓”  字形中所從“攴”中的“又”旁。”

本文將“”隸定爲“又”。這種“又”還見於“  （反）”（清華簡《湯丘》第3簡）、“  （反）”（清華簡《三壽》第11簡）中所從的“又”旁。此外，侯馬盟書中也有出現該字相近的“又”旁，如：“  （卑）”、“  （寺）”、“（改）”等。

⑤ 疾

整理者訓爲憎恨，並以《大戴禮記·曾子立事》“君子好人之爲善，而弗趣也，惡人之爲不善，而弗疾也；疾其過而不補也，飾其美而不伐也，伐則不益，補則不改矣。”爲證據。王勇（2023b）訓爲“患”或“病”，解釋爲“關心”之意。

本文認爲，“疾”是非難、毀謗之意。《禮記·緇衣》“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孔穎達疏“疾猶非也”。如此，“人不堇（隱）汝”與“人弗疾也”就得到前後對比的語義關係了。

【第十章】

中（仲）尼曰：“弟子，女（汝）出也①，十指=（手指）女（汝），十貝=（目視）女=（汝，汝）於（烏）②敢爲不善虐（乎）▬。害（蓋）君子訢（慎）𠬝（其）③蜀（獨）也④▬。”

仲尼曰く:「弟子よ、汝出ずれば、十指汝を指さし、十目汝を視る。汝烏くんぞ敢えて不善を爲さんや。蓋し君子其の獨を慎む」と。

仲尼が言った、「弟子たちよ、お前たちが外に出れば、多くの指がお前たちを指さし、多くの目がお前たちに目を向ける。お前たちはどうして不善な行いをできようか。これは君子たる者が一人でいることに注意を払うということであろう」と。

① 弟子，女（汝）出也

整理者讀爲“弟子女（如）出也”，但對此處未予解釋。王勇（2023a）指出，“此處‘弟子女（如）出也’，當斷讀作‘弟子，女（汝）出也’，爲倒裝，即‘女（汝）出也，弟子’，當然‘女（汝）出也’也可以視作插入語。乃孔子從慎獨的反面、對弟子監督作用的闡述。言你出門之時，弟子的眼睛盯著你，還可以給你指出問題，你怎敢不爲善呢？因此，君子爲善所慎者當在其獨處之時，即“慎其獨”。

王說非是。本文認爲此處有兩種解釋方向：第一，將“弟子”看作動詞“出”的主格主語，並把簡文解釋爲“弟子女（如）出也”，即“徒弟如果出去的話”；第二，將“弟子”看作呼格主語，也就是說，孔子招呼他“弟子”的詞，並把簡文解釋爲“弟子，女（汝）出也”，即“徒弟們，你們走出去時”。本文目前傾向於後一種觀點。

② 於（烏）

整理者讀爲“烏”。

“於”讀爲疑問代詞“烏”的例子也見於清華簡《管仲》第 1 號簡：“君子學哉，學於（烏）可以已。”但這種假借現象是在楚簡中罕見的。“於”字原來是烏鴉的象形字，其戰國文字形體是“烏”的訛變。宮島和也（2022:154）還指出“六國文字不區分‘烏’和‘於’。”此外，在有些傳世文獻中“於”字用來表示“烏”，比如，“虎豹爲群，於鵲與處”（《穆天子傳・卷三》）中的“於”就表示烏鴉的“烏”。

③ 𠬝

第 6 號簡有兩個“其”字：第一個原文寫作  ；第二個寫作  。整理者均隸定爲“其”。簡文中“其”字還寫作  （簡 1）、  （簡 10）。

此字上部的寫法跟“卯”接近，因此嚴格來隸定，此字應是“𠬝”。楊蒙生（2023：33）指出“上部類似‘卯’的寫法可能是羨筆所致”。“卯”類形的羨筆在古文字資料中尚未發現。網友“激流震川 2.0”指出清華簡《四告》簡 18 有寫作  的“其”字，並說《仲尼曰》簡 6“其”的字形應該由《四告》的這種字形演變而來（“安大簡《仲尼曰》初讀”下的跟帖，第 40 樓，2022 年 8 月 22 日），其說可信。此外，春秋戰國時期的古文字資料中，

“其”字上部有時會寫作“八”形裝飾線條，如  （本篇第 1 簡）、  （本篇第 10 簡）、（侯馬盟書）、“  ”（王子午鼎）等。“八”是兩條弧筆或兩條直筆對稱放置之形，“卯”也是左右兩個半圓對稱放置之形，構件布局相似。  也許是  的訛變字。

④ 君子訢（慎）  （其）蜀（獨）也

整理者已指出此條與《禮記・大學》有關，即：“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寬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慎獨”這一詞也見於《禮記・大學》、《禮記・中庸》、《荀子・不苟》等文獻，是先秦思想史上極其重要的思想。對“慎獨”的涵義傳統上有兩種觀點：第一是以《禮記·中庸》鄭玄注：“慎獨者，慎其閒居之所爲”爲代表，即“在獨居中謹慎其所爲”；第二是以朱熹《四書集注》：“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爲代表，即“謹慎於自己獨知而別人所不知的地步”。

此外，簡帛材料大量出土之後，我們發現許多跟“慎獨”有關的文字，比如：

>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能爲一，然後能爲君子，君子慎其獨也。（馬王堆帛書《五行・經》）
>
>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能差池其羽，然後能至哀，君子慎其獨也。（馬王堆帛書《五行・經》）
>
> 淑人君子，其儀一也。能爲一，然後能爲君子，君子慎其獨也。（郭店楚簡《五行》第 16 簡）
>
> 瞻望弗及，泣涕如雨。能差池其羽，然後能至哀，君子慎其獨也。（郭店楚簡《五行》第 17－18 簡）

隨著與“慎獨”有關的簡帛資料相繼出土，“慎獨”之義也成爲了學術圈爭論的一個熱點。對簡帛資料中的“慎獨”之涵義，各家的看法頗有出入。這些過去的觀點，由於限於篇幅，茲不一一列舉，可參見單育辰（2014：236－241)。

由於筆者的學問有限，難以疏解“慎獨”的涵義，因此暫時採用鄭注的解釋，即“君子要在獨居中謹慎其所爲”。

【第十一章】

中（仲）尼曰：“  （仁）而不惠於我①，虐（吾）不堇（隱）②丌（其）（仁）  。不（仁）不〈而〉③惠於我，虐（吾）不堇（隱）（其）不（仁）。”

仲尼曰く:「仁にして我に惠まざれば、吾其の仁を隱さず。不仁にして我に惠まば、吾其の不仁を隱さず」と。

仲尼が言った、「その人が仁であるのに私に恩惠を施さないならば、私はその人が仁であることを隱し

立てしない。その人が不仁であるのに私に恩恵を施すならば、私はその人が不仁であることを隠し立てしない」と。

① 我

整理者讀如字，而網友“激流震川 2.0”讀爲“義”（“安大簡《仲尼曰》初讀”下的跟帖，第 18 樓，2022 年 8 月 20 日）。網友“心包”也從此說（“安大簡《仲尼曰》初讀”下的跟帖，第 20 樓，2022 年 8 月 20 日）。

② 堇（隱）

簡 5 的“堇”，整理者讀爲“謹”，認爲是謹敕的意思。此處的“堇”，整理者也讀爲“謹”，認爲是恭敬的意思。而單育辰（2023：28）讀作“憾”，訓怨望。網友“心包”頗疑“堇”讀爲“矜”（“安大簡《仲尼曰》初讀”下的跟帖，第 20 樓，2022 年 8 月 20 日）。網友“cbnd”讀爲“恨”。網友“tuonan”提出可以讀爲“欣 / 訢 / 忻”，訓爲“悅”（“安大簡《仲尼曰》初讀”下的跟帖，第 35 樓，2022 年 8 月 21 日）。孟躍龍（2022）讀作“間”，訓非議，將簡文解釋爲“爲人仁愛但對我本人不好，我不會對他的仁愛持有異議（我不會認爲他不仁愛）；其爲人不仁愛但對我本人很好，我不會對他的不仁愛持有異議（我不會認爲他仁愛）。

史傑鵬（2022）說“‘謹’作爲‘恭敬’意思講的時候，一般後面不直接接受施者爲賓語，只作爲副詞來修飾動詞，比如‘謹遇之’”，反駁整理者說。再者史文提出了將“堇”讀作“廑”或“隱”之說，網友“予一古人”、尚賢（2022）、陳民鎮（2023：48－50）從之。再者，網友“予一古人”以《漢書·司馬遷列傳》贊“不隱惡”與之對比（“安大簡《仲尼曰》初讀”下的跟帖，第 49 樓，2022 年 8 月 26 日）。尚賢（2022）還舉《逸周書》、《大戴禮記·文王官人》中的“不飾其美，不隱其惡”，並說“‘惡’之前有‘其’，跟‘不仁’前面有‘其’一樣，對比就更爲貼切。”陳民鎮（2023：50）把整句簡文解釋爲“仁而不惠於我，吾不隱其仁”，謂仁者未惠及我，我並不因此掩其仁德；“不仁而惠於我，吾不隱其不仁”，謂不仁者雖施惠於我，我卻不能因此掩其不仁的一面。

劉信芳（2022）認同整理者讀作“謹”，不過把它訓作“戒慎”。王勇（2023a）也認同整理者讀作“謹”， 然而將其訓作“謹敕”。

讀“隱”之說可從。

③ 不<而>

整理者推測，“不  （仁）不惠於我”之“（仁）”後，有可能漏抄“而”字，故釋文中擬補“而”字。而侯乃峰（2022b）則認爲“不仁”之後的“不”是“而”的誤字，把簡文校改爲“不仁不<而>惠於我”，並將整句簡文的意思解釋爲“作爲仁者，如果對於我沒有施予什麼恩惠，我也就沒有必要對他表示恭敬；如果有不仁者對於我施予恩惠，我對於他的不仁之舉也不會表示恭順。”尚賢贊同侯說。此外，孟躍龍（2022）說書寫者因受上文“不”字的干擾把“而”字錯寫爲“不”。

侯說可信。《仲尼曰》篇作者有意追求內容的前後對比與齊整的句式（陳民鎮 2022：67），因此將“不”看作“而”的誤字，該句的內在邏輯就可以得到更好的理解。

【第十二章】

中（仲）尼曰：“晏①坪（平）中（仲）善交才（哉），舊  （狎）而長敬▃。②”

仲尼曰く：「晏平仲は善く交わるかな。舊しく狎るるも長く敬う」と。
仲尼が言った、「晏平仲は人と交際するのが上手い。親しくなってもずっと（相手を）敬っている」と。

① 晏

楚文字已見的“晏”作  （郭店簡《五行》40）、[10]（郭店簡《五行》43）、[11]  （上博簡《競公瘧》12）。與此相比，簡文“晏”字所從“安”的下部訛變爲“匕”，這種寫法的“安”也較多見，如上博簡《民之父母》3  、[12]《昭王與龔之脽》10、[13]安大簡《曹沫之陳》11  、45等。[14]

② 晏坪（平）中（仲）善交才（哉），舊（狎）而長敬

整理者指出《論語・公冶長》作“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就“晏平仲”引用何晏《集解》引周氏曰“齊大夫。晏，姓。平，謚。名嬰。”邢昺疏“此章言齊大夫晏平仲之德。凡人輕交易絕，平仲則久而愈敬，所以爲善”。就‘’，讀爲‘狎’，認爲是接近、親近之意（《禮記・曲禮上》“賢者狎而敬之。”）。

王勇（2023）認爲也可以理解爲“舊”指晏平仲的朋友故舊，表達“朋友與之甚屬親近”之義；“長”，指官長或長輩、師長等，表達“晏子爲官長等所持敬”之義。

本文從整理者說。“”在楚簡中多表示“兵甲”的“甲”而郭店簡《語叢三》50 有“志於道，於德”這一句，李家浩（1999：351-352）、李零（1999：529-530）等將其“”讀爲“狎”。

【第十三章】

中（仲）尼曰：“古之學者自爲①▃，今（今）之學[者]爲人②▃。”

仲尼曰く：「古の學者は自らの爲にし、今の學［者］は人の爲にす」と。
仲尼が言った、「昔の学者は自分のためにした。今の学者は他人（に見せびらかすため）にしている」と。

---

[10] 滕壬生（2008：645）
[11] 滕壬生（2008：645）
[12] 饒宗頤主編（2012:329）
[13] 饒宗頤主編（2012:330）
[14] 有趣的是上博簡《曹沫之陳》的“安”字下部也都訛變爲“匕”，如  （17 號簡），似乎暗示兩種《曹沫之陳》不僅是內容，文字寫法也相似。

① 古之學者自爲

整理者引用《論語・憲問》“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荀子・勸學》“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後漢書・桓榮傳》“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人者，憑譽以顯物；爲己者，因心以會道。”，指出簡文“自爲”在《論語》《荀子》《後漢書》都作“爲己”。整理者也引用《韓非子・外儲說右下》“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於人之爲己者不如己之自爲也。”、《淮南子・兵略》“故善用兵者，用其自爲用也；不能用兵者，用其爲己用也。”等，認爲“自爲”與“爲己”的意思不同，“自爲”表示自己做；“爲己”則即“爲我”，且引用《慎子・因循》“故用人之自爲，不用人之爲我，則莫不可得而用矣”。整理者也說古書中有不少“爲人”與“自爲”相對的例子（如《孟子・告子下》“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莊子・天下》“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淮南子・兵略》“舉事以爲人者，眾助之，以自爲者，眾去之。”）。

王挺斌（2022）指出整理者所舉諸例“自爲”應當都理解爲“爲（wèi）自己”，不能解釋成“自己做”，而認爲簡文“自爲”與今本“爲己”是同義。同時云“自”比較特殊，一般放在動詞前面，形似副詞。

方翔（2023：59-62）指出在文獻中“自爲”與“爲己”對言的時候意思都是“爲了自己”，也有將“自爲”訓爲“爲己”的例子，如《呂氏春秋・求人》“許由辭曰：‘爲天下之不治與？而既已治矣。自爲與？啁焦巢於林，不過一枝’”高誘注“自爲，爲己也”。方翔（2023:61）也推測“自爲”較大可能是孔子的原話，在後世的流傳中經學家爲了與“爲人”格式統一，將“自爲”改成同義的“爲己”。

本文從王挺斌（2022）、方翔（2023）。戰國時代以後“自”確實有表示“自己做～”的用法（如《孟子・公孫章句上》“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15]但如方翔（2023）所指出，簡文“自爲”與“爲人”相對，應當理解爲“自”相當於“爲”的賓語，“自爲”係“爲了自己”之意。

② 含（今）之學[者]爲人

整理者認爲簡文漏抄“今之學者”之“者”。

本文從整理者。

【第十四章】

中（仲）尼曰：“古者①亞（惡）佻（盜）而弗殺，含（今）者弗亞（惡）而殺之②▃。”

仲尼曰く：「古は盗を惡しとするも殺さず、今は惡しとせずして之を殺す」と。

仲尼が言った、「昔は窃盗を悪いものであるとしたが（盗人を）殺さなかった。しかし今は窃盗を悪いものであるとせずに殺してしまう」と。

① 者

楊蒙生（2023：33）指出簡 7“者”先作  形，後作  形，前者將下部口旁縮小書

[15] 參見宮本徹、松江崇（2019：123-124）。

寫並偏置左側了。

② 古者亞（惡）佻（盜）而弗殺，含（今）者弗亞（惡）而殺之

整理者指出此處簡文與《孔叢子・論刑》“孔子曰：‘…故古之於盜，惡之而不殺也。今不先其教而一殺之’”意近。整理者將“亞”讀爲憎惡之“惡”；將“佻”讀爲“盜”，且引傅亞庶《孔叢子校釋》所引冢田虎解釋《論刑》前兩句說“其盜則可惡之也，然其所以盜者，則由衣食之匱也，故教之生業而不敢殺。”（傅亞庶《孔叢子校釋》第 85 頁，中華書局 2011 年）。

楊蒙生（2023：33-34）云“惡”理解爲形容詞更妥帖一些，認爲“惡盜”就是凶惡的盜賊，而將此句解釋成“古時即便是凶惡的盜賊也不會貿然殺掉他，今天的情況則是即便那盜賊並不凶惡也會殺掉他。”

本文從整理者。春秋戰國時代漢語“弗”相當於“不之”。[16]簡文“今者弗惡而殺之”相當於“今者不之惡而殺之”，則其前面“惡盜而弗殺”的“惡盜”並非偏正結構，而是動賓結構。

【第十五章】

中（仲）尼曰：“君子見善㠯（以）思，見①不善㠯（以）戒②▃。”

仲尼曰く：「君子は善を見て以て思い、不善を見て以て戒む」と。

仲尼が言った、「立派な人物は善い（人や行い）を見ると（そうなりたいと）思慕し、善くない（人や行い）を見ると自分の戒めとする」と。

① 見

此處“見”  字寫法比較獨特，下半部分似先一捺一撇，然後在其撇畫的中間部分再寫捺畫，由三個筆畫構成，整體來看接近於“又”。同簡前面也有“見”  ，這則是在楚文字當中比較常見的寫法，先一捺一撇，在撇畫的左下部向右下轉折，由兩個筆畫構成（也有由三個筆畫構成的寫法，如新蔡葛陵楚簡甲三 177  ）。[17]與此處“見”相類的寫法見於郭店楚簡《語叢四》10 號簡  。[18]

② 君子見善㠯（以）思，見不善㠯（以）戒

整理者指出此處簡文與《論語・里仁》“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相近；《太平御覽》卷 402 引“見賢”上有“君子”，與簡文合。整理者認爲，簡文“善”與《里仁》“賢”意思相通，引《論語・子路》“善人爲邦百年”皇侃疏“善人，謂賢人也。”、《禮記・內則》“獻其賢者於宗子”鄭玄注“賢猶善也。”；簡文“以”與《里仁》“而”同義；簡文“戒”與《里仁》“自省”意思也相近。就簡文的意思，整理者引用《論語》

16 可參看大西克也（1988）等。
17 滕壬生（2008：790）
18 滕壬生（2008：791）

邢昺疏“此章勉人爲高行也。見彼賢則思與之齊等，見彼不賢則內自省察得無如彼人乎。”

抱小（2022）指出此處簡文與清華簡《管仲》的“見善者譴焉，見不善者戒焉”相近，《仲尼曰》的“君子見善以思,見不善以戒”的意思是“君子看見善良則加以思考（思與之齊等），看到不良則小心謹慎（想辦法避開）”。

“思”似當解釋成“思慕”的意思[19]，“君子見善㠯（以）思”即“君子見善良（的人或行爲）就想（要與他一樣善良）”之意。

19 此承松江崇教授的指教。